

他是《南渡北归》的作者
已创作十二部考古纪实文学作品
《风雪定陵》总销售量超70万册

从对考古一无所知 到写出《考古中国》

作家岳南接受本报专访，
讲述自己耕耘考古文学的故事

作为领读厦门名家分享嘉宾，作家岳南做客外图厦门书城。



我这人的性格是，要是决定做了，就要很拼命，愿意为这个事业奉献自己。

我将继续把《考古中国》系列写下去，拿出十年的时间围绕“一带一路”题材进行创作。

我的文学写作主要还是通过记述某个历史阶段的人与事、得与失，让后人从中得到一些教训，这个想法与陈寅恪先生的学术主张是相通的。

穿着中式藏蓝大褂，肩膀上搭条毛巾，手拎保温杯，《南渡北归》作者岳南上台第一件事，是放出了自己的抖音账号二维码，“我也玩抖音，可以关注一下，谢谢。”

但随着他切入正题聊起中国历史，一个接地气的岳南很快被另一个岳南取代，故事像是抢着要从他嘴里跑出来，一句一句飞快地往外冒，也正如他的文字一般，流畅轻快地，却仿佛一不小心道尽过去的故事。

昨日，作为“领读厦门”名家分享嘉宾，作家岳南做客外图厦门书城，为现场读者讲述考古遗址、陵寝陵墓发掘过程中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，并于活动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。

文/本报记者 何无痕
图/本报记者 林铭鸿
(除署名外)



投锄从戎又执笔

“我心中文学火光是不会熄灭的”

记者：您是怎么走上文学这条道路的？

岳南：我老家在山东，从小就经常听别人讲故事，也从那时候就爱上了文学。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，我只好回家种地，但有句话是这么说的——只要石头在，火是不会灭的。正如我心中文学火光是不会熄灭的。

后来我去当兵，心里的火焰

还在。我在部队机关做宣传工作，同时坚持写点东西。那时什么都写，写人生、写国家、写自己的感受，写多了有了点名气，后面就去了解放军艺术学院。看来我比莫言还强点，他才小学毕业，我高中毕业(笑)。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后，同学们都在写作，我就写我的小说，就这么一直写到了现在。

深耕考古文学三十年

“将继续把《考古中国》系列写下去”

记者：《考古中国》系列您已写了三十多年，一生之中的三十年并不多，能谈谈您开始写作的故事吗？

岳南：最初开始动笔写《风雪定陵》的题材，其实是因为一个女孩(笑)。她是我的笔友，当时五一节放假来北京找我，我领她去逛北京的明代十三陵，逛着逛着，逛到了万历皇帝埋葬的定陵，也是十三陵唯一一座被考古人员打开的陵寝，一下子就被帝后的地下玄宫吸引了，那时候稿费千字30元，我估摸着至少可以写3万字吧。但后面真正了解了这个故事，我才知道它不是想象中这么简单。我这人的性格是，要是决定做了，就要很拼命，愿意为这个事业奉献自己。我脑海中一直想着那座神秘莫测的地下宫殿，最终决定以纪实文学的方式，再现当年考古人员发现发掘这座地下宫殿的场景。我辗转找到并采访了当年的考古发掘队长赵其昌先生，与他夫人杨仕共同完成了这个系列的第一部作品《风雪定陵——地下玄宫洞开之谜》的写作，也是从那时候起，原本对考古一无所知的我，对它有了进一步了解，此后一发而不可收，继而有了现在的《考古中国》系列。

记者：《考古中国》系列中，您会推荐哪一本书给本报读者？接下来有什么新的创作题材以及新的创作方向？

岳南：怎么说呢，每本书都是自己的孩子。不过如果一定要推荐的话，我觉得最有历史感、最值得一读的还是《风雪定陵》，无论是明代的历史，还是挖掘的现实，都是悲剧。但悲剧往往最具冲击力，就像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，带给人们的是对命运的反思和人性的理解。

该书于1996年在台北出版后，就引起轰动，被评为当年《中国时报》十大好书奖。因受这本书的影响，1997年来大陆探亲并专程到定陵参观访问者就达三十万人。

截止到目前，《风雪定陵》总销售量达到70多万册，许多人就是通过这部作品与我结识并对考古纪实文学产生兴趣，有的学生在初中、高中读到这本书会感到震惊，对考古事业神驰神往，高考时干脆就报了大学的考古系。

接下来，我将继续把《考古中国》系列写下去，拿出十年的时间围绕“一带一路”题材进行创作，到写完我也七十多岁了。



▲岳南在外图厦门书城演讲。

人物名片

岳南

本名岳玉明，著有《风雪定陵》《复活的军团》等考古纪实文学作品十二部，有英、日、韩、法、德文出版，多部作品海内外发行数百万册。

另有《陈寅恪与傅斯年》《大学与大师：清华校长梅贻琦传》等传记作品十余部，其中《南渡北归》三部曲在海内外引起轰动，《亚洲周刊》评其为2011年全球华文十大好书之冠，向世界展示了“全球华人的软实力，及不断向上的力量”。

《考古中国》这套11册的作品集，是一部考古纪实文学作品合集。岳南通过实地考察当事人、参阅考古报告、查阅大量史料等，以较为生动的文笔，较为真实地再现了包括明定陵、秦始皇陵兵马俑、三星堆和金沙遗址、长沙马王堆汉墓、山东银雀山兵书竹简、夏商周断代工程、广州南越王墓、周口店北京人遗址、随州曾侯乙墓、清东陵、法门寺地宫在内的11个项目的发起、发掘过程。



▲岳南(中)与读者交流。(本报记者何无痕摄)

在史中求史识

“记述历史，从中得到一些教训”

记者：对您来说，写作的意义是什么？

岳南：古人有“读史使人明智”和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知得失”等格言，这当然是有道理的。

我这几十年来对考古和历史题材的研究探索，对王朝的兴替、对个人成败得失的认识，也自然比没有接触这些史料的时候要看得更深一些。

我的文学写作主要还是通过记述某个历史阶段的人与事、得

与失，让后人从中得到一些教训，这个想法与陈寅恪先生的学术主张是相通的。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一部《中国通史》或《中国历史的教训》，在史中求史识，因他晚年的环境和际遇，加上失明眼疾，他的愿望未能实现，这是陈先生个人的悲剧，也是时代的悲剧。我没有陈寅恪先生那样的学识与气魄，只是尽可能地以自己的思想和学术理路靠近，哪怕只靠近一步也好，这就是我写作的志向和目标。

公益广告

阅读滋养灵魂 书籍伴你成长

——知识助你振翅高飞——